



中国小说

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赵新卷

赵新、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主编

拉着小车

散步

《知己话》

《抢种辣椒》

《您知道我是谁么》

《高兴》

《苍蝇之死》

.....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014033522

I247.8
403



中国小说

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赵新卷

赵新、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主编



拉着小车散步



北航

C172154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I247.8

403

9523203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赵新卷 / 赵新著.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4.1
ISBN 978-7-5100-7202-4

I. ①金… II. ①赵…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7781 号

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赵新卷

主 编: 杨晓敏 刘海涛 秦 俑
策划编辑: 陈名港 陈 岩
责任编辑: 韩海霞
责任技编: 刘上锦 余坤泽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34201967, 84451013
<http://www.gdst.com.cn> E-mail: pub@gdst.com.cn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387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7202-4/I·0287
定 价: 5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浓郁的乡土情结

——赵新小小小说印象

杨晓敏

赵新 1939 年生人，年逾古稀，可谓历经沧桑，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早已过了纸上谈兵的感性认识阶段。他的前半生是属于“长小说”的写作，伴随文坛上一阵又一阵的写作浪潮著述甚多，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张王李赵》、《婚姻小事》，中短篇小说集《庄稼观点》、《被开除的村庄》、《河东河西》、《二八月，乱穿衣》等。这为他在花甲之年后转型小小小说创作打下了坚实而厚重的基础。

或许可以这么说，小小小说这种朝阳文体的兴盛给赵新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激情和诱惑，使他在小小小说这一方领域仿佛重新焕发了青春。

这时候的赵新，在写作技巧上渐趋得心应手，尤其是那种简洁明了，呈现动态状的叙述艺术，令人赏心悦目。仔细阅读，会发现赵新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在行进中塑造完成的。上访途中，田间地头，推一车菜赶集，赶一群羊上山，或在家锅碗瓢盆、家长里短，不知不觉中，人物开始产生故事，发生诸多联系，渐渐生动鲜活起来，仿佛居家过日子一样从容，而读者的兴趣和思绪却在掩卷后延续。这种小说结构显得饶有趣味，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小小小说的赵新有着浓郁的乡土情结，那坦荡且神秘的华北平原对赵新来说，无可置疑地成了得天独厚的创作源头。他时而仰视头上的湛蓝天空，时而俯视脚下的肥沃土地，通过自己的笔，发出或纤弱或激昂的声音。更多的时候，他就站在这片沃土上，置身于熟悉的人群之中，卷起裤脚，裸露双腿，在太阳笼罩下，全身黝黑的他，荷锄肩犁，成为这片土地上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耘者。这时候的作家赵新，也同时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个超脱而忠实的记录者。

赵新的农村题材作品，深得读者的喜爱。《鸡不叫，天也明》的主人公对一只啼鸣公鸡的感情，决非等同于城里人养宠物的感情。字里行间，

一种对宁静恬淡的田园生活的留恋，唤醒世人日趋麻木的心灵。作者熟悉生活、关注民生，在《县长欠我一支烟》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主人公从内心深处呼唤的那种正常的“干群关系”和“干部作风”。《讨债》味醇耐品，属于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智慧，把农民式的处世哲学表现得入木三分。

老汉说：“小子，这一回我悟透啦，我重说。我这一辈子最舒坦最惬意的时候是你娘守在我跟前的时候，刚才的事情你都看见啦，我就不再细说……”

吴县长鼓掌说：“爸，这才是你的心里话，知己话；那么你什么时候心里最慌最乱最没底最着急？”

老汉说：“有你在我跟前的时候！”

吴县长愣了：“老人家，你这话什么意思？”

老汉说：“你小肚鸡肠，疑神疑鬼，我真不知道你以后会是什么样子！”说完起身就往屋里走。

吴县长激动了，马上喊道：“同志，你站住！我还没说散会，你怎么敢走？你回来，报上你的单位和名字！”

《知己话》。

赵新似乎是一个并不十分看重思想的作家，阅读他的作品，首先是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明的人物完成着对读者的馈赠。比如《名人》刻画了一个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名的“名人”，略显夸张的情节很戏剧化地揭示了一个颇有分量的主题，人物富有立体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县长欠我一支烟》围绕一支烟叙述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思想涵盖量很大，给人一种厚重之感，刻画了极具个性、极富感染力的人物杨老万。赵新给小小说人物长廊添加的这些个农民形象，应该属于独特的“这一个”。这并不表明赵新的创作对思想内容的忽略，而是说赵新对小小说这种文体创作规律的遵守与尊重。我们对某种沉甸甸的思想的认知，往往是在接受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之后才会领悟的。

赵新作为一个有多年创作经验的老作家，在数以百篇计的乡村题材小小说作品中，充分展示了他不俗的创作实力。他的作品关注现实尤其是关注农村现实，注重人物刻画，在有限的篇幅里，常能让我们看到生动传神、富有个性的人物。这些人物虽处于社会底层，但灵魂并不卑微，对于他们的生存状态、人生态度、心灵期待，作者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尊重，并由此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对土地、农村、农民深厚的情感和深

切的关注。

赵新的语言极具个性化，质朴、自然、清新。无论是他的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都弥散着泥土和青草的芳香。《两家人和两只狗》中哥哥和弟弟结了仇，两人打了架后说，以后谁再搭理谁，谁就是狗日的，谁就是狗养的。只有泥土上才会生长出这样的语言。富有激情是赵新小说语言的一大特点。叙述富有激情，人物语言富有激情，而加速语言节奏的排比的使用，应该是他的语言富有激情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赵新的这种排比的运用，把文章做得极足，把内容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这种使用语言的特色是一些缺乏生活的小小说作家不易达到的。在《打不通的电话》里，主人公给去世的女人说，没有女人不成家，没有女人不是家，没有女人不叫家呀！只有这种层层递进的排比才足以表达男人心中的急切与渴望。《一招鲜，吃遍天》中李大胜说，既是特长，就得长出个样儿来，就得别人没有而我有，就得他不具备而我具备，就得鹤立鸡群独树一帜。这种既富激情又加快了节奏的语言就具有了很大的感染力。略显夸张且具有幽默感的表达构成了语言的鲜明特色。

木头说：村长，我来找你报案！

村长说：大叔，你來找我搗蛋？

木头大声说：村长，我来找你报案，我家昨天晚上丢了两只鸡！

村长大声说：大叔，我听清楚了，你家昨天晚上丢了两头驴！

木头说：不是，不是，我家根本就没有养着驴！

村长说：不是你在我院里吆喝什么？快回去吧你！

《报案》。

赵新在小小说创作中多用传统的写实手法，语言是朴素的，笔下的人物也多是朴素的，这种朴素所传达出的平和坚韧的力量，使他的作品在当下略有些浮躁的小小说写作中，凸显出一种独有的风格和魅力。《知己话》、《农家饭》、《牛亲家，羊亲家》、《报案》、《年集》、《拔牙》、《高兴》，皆属小小说作品中的佳作。

赵新的小说人物是从村子里那些茅屋瓦舍中走出来的，是从阡陌纵横的田间走出来的，那些人物的身上散发着泥土的味道，散发着小麦或高粱的清香，他们一个个鲜活而生动，多姿多彩，参差错落地站在那片大平原上，把那块土地装点得生机勃勃。《县长欠我一支烟》的杨老万，《二乘以

三得八》的赵泰爷爷，《名人》的赵进老汉，《和我一模一样》的郑春老汉……这一个又一个形象组合成了一个全新的农村人物画廊。他的表达方式常以婉讽或善意规劝为主，旁敲侧击，多有训诫而不是斥责，很少把哪怕是针贬的对象直接放在对立面上来做极端化处理。这种悲悯的文风你很难分辨出是文中主人公的立场站位，还是老作家赵新的人文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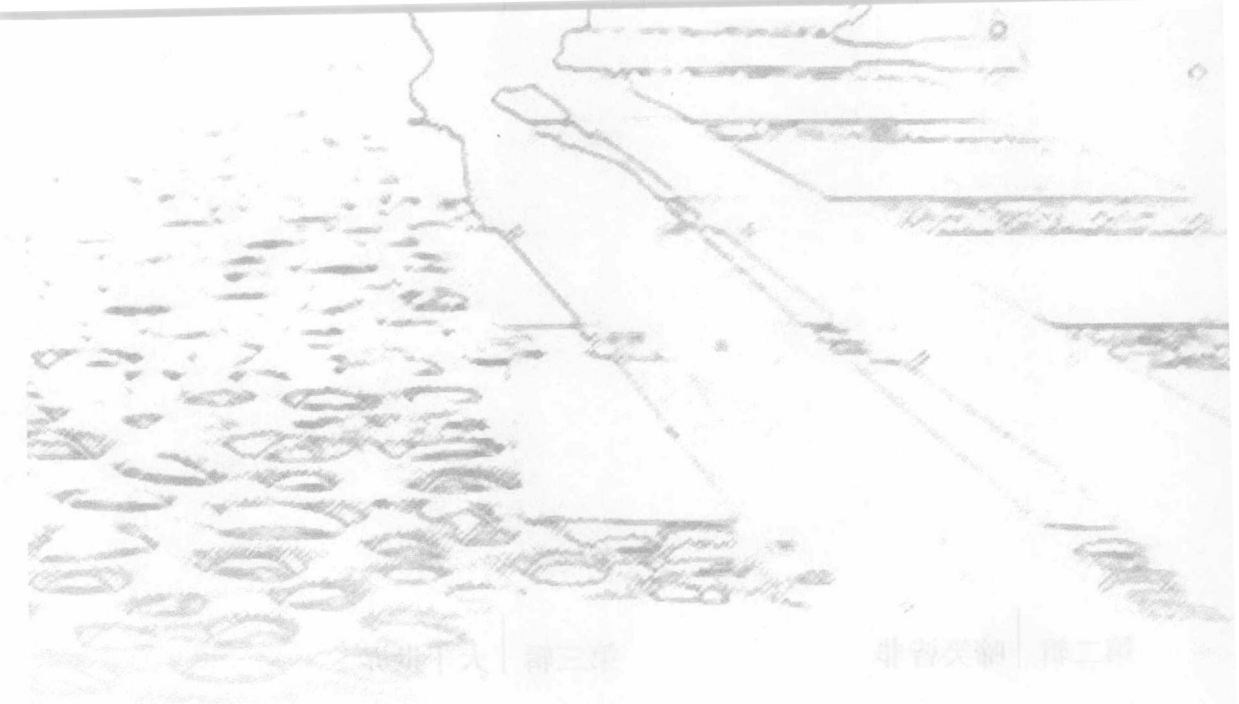
历史的厚度、人性的深度和艺术的魅力等标准，是从精英文化、严肃文学的角度来对优秀作品评判的，对主要作为大众文化组成部分的小小说来说似乎并不完全适宜。但文学从来都是人学，无论长篇短制，当然都不应忽略了沧桑感、厚重感和批判意味，都不应忽略了它的诙谐幽默和哲学思维，以及它的雅俗共赏与智慧含量。正是因为这种和现实生活零距离接触的写作，才使得颇具兼容性的小小说，直接融入了社会生活的大潮，长此以往，何愁不能永驻在大众读写的广阔视野呢。

有了一定文学成就后专事小小说创作，赵新并不是唯一例外。当年许行、孙方友、王奎山等都是先写“长小说”不久，改写小小说后心无旁骛乃至成为“小小说专业户”的，后有聂鑫森、赵新等，在知天命之年后专攻小小说写作，同样标新立异，数质兼优，也成为这一新文体的中流砥柱。

我与赵新见面时比读他的作品要晚些年了。前些年郑州举办小小说活动时曾邀请过赵新参加，他因有事未能成行。2010年初夏我去任丘市参加河北小小说艺委会成立大会，听东道主蔡楠说保定的赵新因身体原因可能来不了，让我多少又有些怅然。小小说业界70岁以上的老作家属凤毛麟角，作为多年神交已久的编作关系，能在见面时表示我对他由衷的敬意是应有之意。但会前赵新还是抱病来了，他瘦高而清癯，表情温和而冷峻，可见内心世界之丰富。我们一见如故，聊天喝酒，俨然老友相逢。

许行之后，赵新是第二位在70岁以后摘取“小小说金麻雀奖”桂冠的。在年青人汇聚并擅长的小小说创作领域，这本身就是一种传奇。我常在想，与其说是小小说创作使他们的文学成就大器晚成，还不如说因他们的参与创作使小小说文体的成长充满了某种幸运。

（杨晓敏，现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主编，曾荣获“小小说事业家”等荣誉称号）



目 录

序 / 杨晓敏

第一辑 | 有官在身

知己话 / 2

抢种辣椒 / 5

您知道我是谁么 / 8

高兴 / 11

苍蝇之死 / 13

变来变去 / 16

拜年 / 19

代理村长 / 22

念想 / 25

报案 / 28

丢了钥匙 / 31

丢了牙齿 / 35

一担水，两担水 / 38

我什么都有 / 41

县长欠我一支烟 / 44

缘分 / 47

我不是一只羊 / 50

第二辑 | 啼笑皆非

- 呼噜 / 54
解腰带 / 57
关于打喷嚏的文件 / 60
牛亲家，羊亲家 / 63
他打喷嚏，她打呼噜 / 66
第七个名字 / 69
拔牙 / 73
帮忙 / 75
哥哥弟弟都是宝 / 78
寻狗，寻人 / 81
你没说我的坏话吧 / 83
讨债 / 86
我的钱可以花啦 / 89
坚决离婚 / 92

第三辑 | 大千世界

- 买烟记 / 96
家住对门 / 99
一招鲜，吃遍天 / 103
一个人加一个人 / 107
同志 / 110
还是放羊好 / 113
变味儿 / 116
伤害 / 119
模范 / 122
有事请打电话 / 125
老伴 / 128
打不通的电话 / 131
您做了件好事 / 134
局长拾了100元 / 137
开门，关门 / 140
多给点，少要点 / 143
杨老万，刘老万 / 145
两家人和两只狗 / 148



第四辑 | 朝花夕拾

看瓜 / 152

剃脑袋 / 155

三个二小 / 158

小米闷饭 / 161

一颗糖豆 / 164

秋凉了，树叶黄了 / 167

二姑 / 170

偷题 / 173

二乘以三得八 / 176

大姐夫，二姐夫 / 179

秘诀 / 182

开店的女人 /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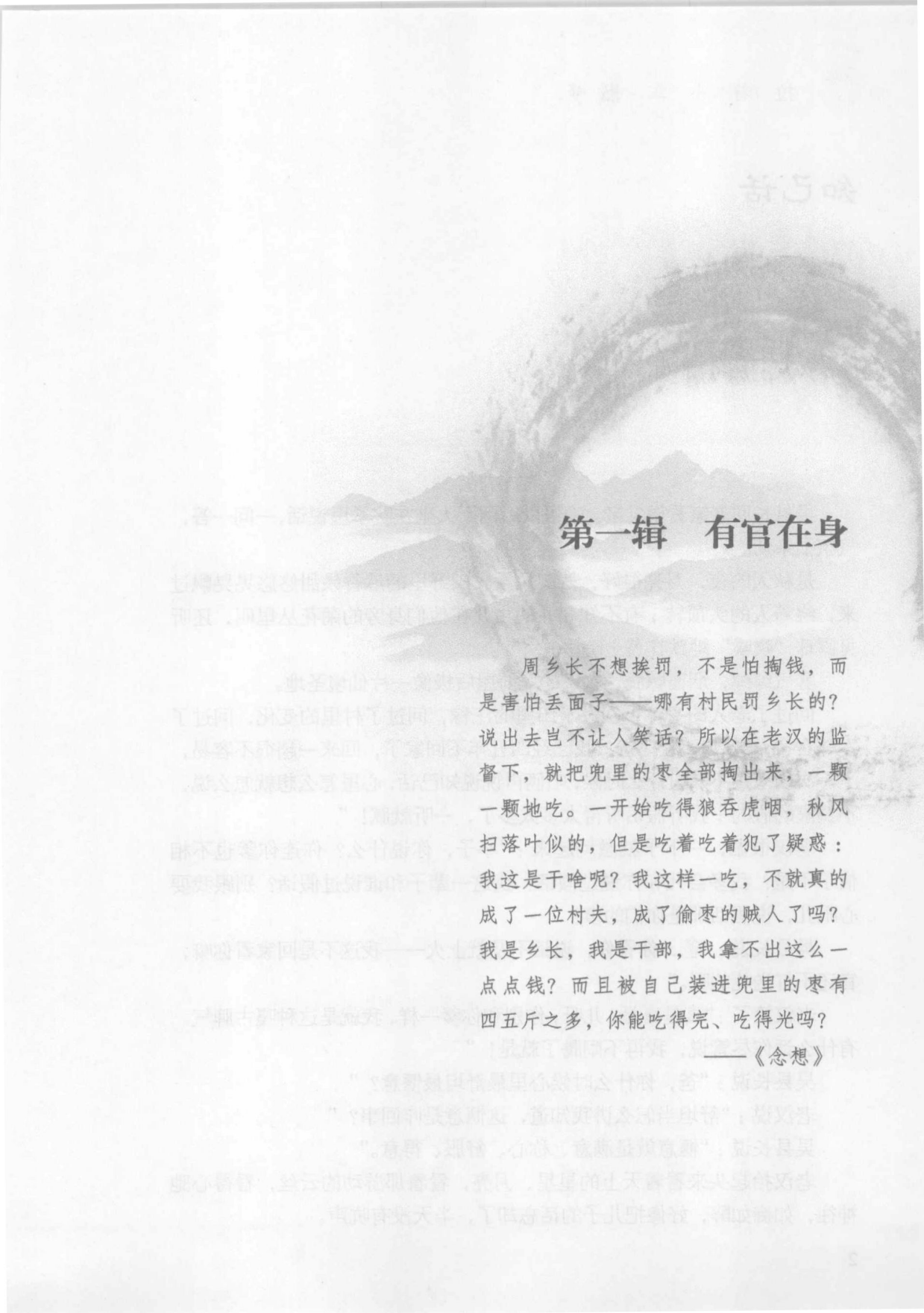
借伞 / 188



第五辑 | 庄户人家

拉着小车散步 / 192
我家住在杏树坡 / 196
那盏灯笼 / 199
左邻右舍 / 202
大姐二姐和三妹 / 206
你别心疼我 / 209
包袱 / 212
打工曲 / 215
那时候，这时候 / 218

放羊汉，绕山转 / 221
鸡不叫，天也明 / 224
年集 / 227
妯娌 / 233
逮了一只獾 / 236
团长 / 239
黑女人，白女人 / 242
过了初六是初七 / 245



第一辑 有官在身

周乡长不想挨罚，不是怕掏钱，而是害怕丢面子——哪有村民罚乡长的？说出去岂不让人笑话？所以在老汉的监督下，就把兜里的枣全部掏出来，一颗一颗地吃。一开始吃得狼吞虎咽，秋风扫落叶似的，但是吃着吃着犯了疑惑：我这是干啥呢？我这样一吃，不就真的成了一位村夫，成了偷枣的贼人了吗？我是乡长，我是干部，我拿不出这么一点点钱？而且被自己装进兜里的枣有四五斤之多，你能吃得完、吃得光吗？

——《念想》

知己话

吴县长回老家看望父亲。晚饭以后两个人坐在院子里说话，一问一答，气氛很亲切。

是秋天的夜，月亮很好，气爽风柔。田野里的瓜香果甜悠悠晃晃飘过来，绕着人的头顶转；有不知名儿的虫儿在他们身旁的菊花丛里叫，还听见露珠“噗噗”地跌在黄土院里。

雾气绰绰，烟霭朦胧，农家的房前屋后极像一片仙境圣地。

问过了老人的身体，问过了田里的庄稼，问过了村里的变化，问过了左邻右舍，吴县长说：“爸，我已经四五年不回家了，回来一趟很不容易，下一次回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俩再说说知己话，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不搞虚的假的；我听假话听得太多太多了，一听就腻！”

老汉很倔，一下子就激动起来：“小子，你说什么？你连你爹也不相信了不是？我多会儿和你说过假话？我这一辈子和谁说过假话？别跟我耍心眼儿，说假话那是你们的事！”

吴县长说：“爸，你看你，说话不及就上火——我这不是回家看你嘛，官还不打送礼的呢。”

老汉笑了：“真是真是，儿呀，你别和你爹一样，我就是这种嘎古脾气。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我再不闹腾了就是！”

吴县长说：“爸，你什么时候心里最舒坦最惬意？”

老汉说：“舒坦当怎么讲我知道，这惬意是咋回事？”

吴县长说：“惬意就是满意、称心、舒服、得意。”

老汉抬起头来看天上的星星、月亮，看着那游动的云丝，看得心驰神往，如痴如醉，好像把儿子的话忘却了，半天没有吭声。

闻着父亲浓重的汗息，吴县长说：“爸，没有吗？”

老汉说：“有，想起来了！春天我站在房檐下，看外面下雨、听庄稼拔节时，心里舒坦得不行。”

吴县长说：“爸，你那是官话，套话，车轱辘话，是迎接上级检查的话！常言讲，春雨贵如油，春天下雨，哪个农民不喜欢不高兴？不手舞足蹈眉飞色舞？你这话没有个性！”

老汉说：“儿呀，这就奇怪了，我成天从土里刨食，连个村民小组长都不是，从哪里来的官话？那么我问问你，你什么时候最舒坦最惬意？”

吴县长说：“爸，我不和你打官腔，我说心里话，县里那些科局长们给我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最舒坦最惬意！”

老汉说：“那有什么听头儿？一群人这个说了那个说，想听也得听，不想听也得听，乱糟糟一片，麻烦死了，你还舒服惬意？”

吴县长笑了：“爸，这你就外行了。他们给我汇报工作，从来不说我不想听的话，都是顺耳的，遂心的，可意的；如果有一两个意外，我一个眼色，比如我一皱眉，一咳嗽，一端一放茶杯，一抬腕子看表，一说我去方便方便，或者挪挪椅子稍微弄出一点声响来，他们就会立刻把话打住……”

老汉说：“你办法倒是挺多，不显山不露水的，很灵验吗？”

吴县长说：“非常灵验，特别灵验！我举手投足之间，他们就改变了话题，所以那个时候我最舒坦最惬意！爸，你是没有体验过，那才叫……打个比方吧，那才叫我是太阳，他们都是向日葵！”

圆圆的月亮升到了头顶，凉风从雾霭中渗透下来，带着水气，带着潮湿，老汉肩膀一抖，打出一个沉闷的喷嚏；女人应声从屋里走了出来，给他们续了热茶，摸了摸老汉的额头后，又给老汉套了一件厚厚的褂子，而且一个一个地把扣子扣好，把衣襟抚平。

吴县长说：“爸，我妈待你真好——咱们再谈另外一个话题，你什么时候心里最慌最乱最没底最着急？”

老汉脱口而出：“小子，这还用问？老天爷劈里啪啦下雹子的时候！”

吴县长说：“老人家，你这又是官话、套话、车轱辘话，是迎接上级检查的话！下雹子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哪个农民不慌不乱不着急不上火？还有哭的骂的哪！爸，你也学会逢场作戏了，这话是大路话，谁都会这么说，又没个性！”

老汉的声音硬了：“你说！那你什么时候心里最慌最乱最没底最着

急？”

吴县长说：“爸，我和你说的还是体己话心里话，我给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心里最慌最乱最没底最着急，因为我不知道领导想听什么，不想听什么；喜欢听什么，不喜欢听什么。我得煞费苦心地察言观色，注意动向，哪怕人家眨眨眼挠挠头吐口痰，我也得用心琢磨琢磨，吧咂吧咂，品品什么味道。稍有不慎，一句话错了，就会后悔莫及，寝食不安……”

老汉说：“你先等等！那要是人家放个屁呢？”

吴县长说：“爸，谢谢你，算你理解了我！”

老汉在他的鞋底上磕他的旱烟锅。老汉用的力气很大，因此磕出的声音很响，啪，啪啪，啪啪啪！

吴县长说：“爸，你怎么了？你发脾气啦？”

老汉说：“小子，这一回我悟透啦，我重说。我这一辈子最舒坦最惬意的时候是你娘守在我跟前的时候，刚才的事情你都看见啦，我就不再细说……”

吴县长鼓掌说：“爸，这才是你的心里话，知己话；那么你什么时候心里最慌最乱最没底最着急？”

老汉说：“有你在我跟前的时候！”

吴县长愣了：“老人家，你这话什么意思？”

老汉说：“你小肚鸡肠，疑神疑鬼，我真不知道你以后会是什么样子！”说完起身就往屋里走。

吴县长激动了，马上喊道：“同志，你站住！我还没说散会，你怎么敢走？你回来，报上你的单位和名字！”

抢种辣椒

市文化局新建的办公地点设在了城市郊区。那座白色的小楼坐北朝南，古朴典雅，设计精巧，颇显文化风韵；大院宽阔敞亮，平整如镜，工作之余散步遛弯，让人胸怀壮阔。正是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的时候文化局的同志们搬了进来，如鸟儿飞翔蓝天，能歌的就使劲唱，善舞的就尽情跳，大院里青春勃发，喜气洋洋！

也不知道办公室的小梁是怎么想怎么弄的，趁着偌大的院子尚未铺砖，趁着办公楼前有一口轧水井，他竟然沿着四周的围墙，种了一畦黄瓜，种了一畦丝瓜，种了一畦豆角，种了一畦西红柿，还种了一畦茄子，一畦辣椒。当然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不久那黄嫩嫩的芽儿破土而出，生机盎然；不久那绿油油的苗儿成长起来，在春天的阳光里一片鲜活，一片水灵，一片茁壮！

直到这个时候，马局长才发现他们大院里有人种了那么多菜，而且长势非常之好！马局长一个电话把小梁叫过来，很吃惊地问道：菜是你种的？

小梁很平静地回答：是，是我种的。

马局长一声感叹：你到底还是太年轻太幼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小梁迷惑了：马局长，我做的有问题吗？

马局长说：当然有问题呀！第一点，种菜之前，你为什么不做请示？种菜之后，你为什么不做汇报？你呀，目无领导！

马局长说：第二点，禾苗出土，你又是浇水又是除草，影响不影响你的本职工作？如果我们局的每一位同志都种一块菜地，那文化局不就变成农业局了？你呀，不务正业！

马局长说：第三点，收获季节，怎么收获？那些鲜嫩的蔬菜给你？给

我？给他？你呀，制造矛盾，影响团结！

马局长说：第四点，我们这里是办公室不是家属楼，你种了一院子菜，搞得杂七杂八，花花草草，哪一天市领导来这里视察，会批评文化局不抓文化建设，抓的全是萝卜白菜，茄子豆角，方向错了！你呀，敢负这个责任么？

马局长还说了第五点第六点、第七点第八点，说到第十点以后才让小梁谈谈认识。小梁没想到事情会有这么复杂，这么严重，只说自己是农家出身，从小就喜欢帮助父亲种菜，现在看见这么大的院子，一时兴起，就动了种菜的念头。小梁说马局长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一席话说得他眼明心亮，茅塞顿开，只是他这菜园都是业余时间种、业余时间管理的，没耽误局里一点点工作；至于收获和分配问题，他根本就没有考虑，他只享受耕耘的幸福，他只贪图田园的快乐，那些黄瓜豆角西红柿谁用得着谁拿，谁拿上谁吃！

马局长敲敲桌子：小梁啊，你说得好轻巧啊！谁用谁拿？谁拿谁吃？那文化局还不乱了套、还不打起来呀？你不要高风格高姿态了，赶紧把那几畦蔬菜连根拔掉！

小梁瞪大了眼睛：什么？拔掉？

马局长说：防患未然，坚决、彻底、全部拔掉！先从那畦辣椒拔起，动手要快，干净利落！

那天傍晚，在一片通红的落霞里，小梁守着那几畦蔬菜哭了：满眼油绿，满眼蓬勃，满眼生机，满眼根深叶茂，都是活泼泼的生命，他到底应该先拔哪一畦，先拔哪一棵？

一滴露珠在一片叶子上晶莹地滚动，有一只虫儿弯弯曲曲在那里爬行，他伸手把它捏死，尔后揩掉泪水，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拔掉了那畦辣椒！

他总得给马局长一个交代：他已经开始拔了！

第二天小梁听说马局长到南方出差去了，半个月之后才能回来，小梁兴高采烈，继续为他的菜园浇水、锄草；小梁又很后悔，为什么过早地拔掉那畦可爱的辣椒呢？如果拖一拖，如果再拖一拖，说不定就是另外一种结果！

马局长回来了。马局长上班了。马局长绕着围墙转了一圈，看见黄瓜苗儿串蔓开花结果了，丝瓜苗儿串蔓开花结果了，茄子开花结果了，豆角